

巴金



陈思和 李辉 著

研究论稿



巴金研究论稿  
陈思和 李辉 著

ISBN 978-7-309-06655-3



9 787309 066555 >

定价：38.00元

# 巴金研究论稿

陈思和 李 辉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研究论稿 / 陈思和,李辉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7

(巴金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06655-5

I. 巴… II. ①陈…②李… III. 巴金(1904~2005)—  
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0694 号

巴金研究论稿

陈思和 李辉 著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孙晶

出品人 贺圣遂

---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422 千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655 - 5 / I · 492  
定 价 3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

一九七八年春天，我们俩一起走进复旦校园。秋天，一次偶然的闲谈，产生了合作研究巴金的念头。年底，又幸运地结识了正在等待平反、尚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的贾植芳先生，从此，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我们开始了巴金研究。我们眼前，一个新的天地跳跃而出。

三十年转瞬而过。

我们最初的研究成果结集为《巴金论稿》，一九八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大学毕业后，陈思和在高校继续学术研究和教育，李辉则在新闻界做了记者和编辑，我们开始从事不同的工作，合作研究未能继续下去。尽管如此，最初的学术研究对象的选择与延伸，依然成为我们后来各自的关注点和不可缺少的文化背景、思想背景，并以各自的写作方式，与三十年前的起步，形成了一个自然的衔接。就这一点来说，三十年，漫长却又

单纯。

如今，我们在《巴金论稿》基础上，编选出这本《巴金研究论稿》，使之既呈现出我们三十年间关注巴金、研究巴金、描述巴金的脉络，也借此追怀已经去世的巴金先生、贾植芳先生。同时，编选此书，也是我们挖掘三十年个人记忆的一个过程。

本书由三部分构成：巴金论稿、在写作《巴金论稿》(1979—1985)的日子里、巴金新论。

第一部分，为《巴金论稿》内容，只是略作文字修订或补正，基本上呈现历史原貌结构，使读者了解我们当初的研究状况、资料引证方式以及那一年代的文字表述与文风。为保持《巴金论稿》的大致完整，我们将贾植芳先生的序、我们的后记，均予以保留。考虑到近些年关于巴金生平研究的年表、年谱已有多种，原书中所附的《巴金年表》则不再保留。

第二部分，以“在写作《巴金论稿》(1979—1985)的日子里”为题，主要收录我们合作研究巴金期间的来往信件。其中最值得我们珍惜的是贾先生在此期间分别写给我们的信件。如今再读先生来信，仿佛仍坐在先生当年居住的简陋窄小黯淡的房间里，与他一起饮酒，吃花生米，海阔天空闲聊。他的信，与巴金研究有关，更与情感有关，他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学理、学术训练，更是人格的感召、亲情的温暖。我们愿意以收录他的来信的方式，表达永远的感激。同时，我们还编选了一部分我们两人之间的往来信件，以为这一期间的探讨、沟通和友谊，留下难得的记录。

第三部分，分别选入我们在《巴金论稿》出版之后各自撰写的关于巴金的文章。所谓“巴金新论”，其实，也是最初研究的延续。这里每人各选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以反映出我们各自思考的重点和写作方式发生的变化，也可表明相互之间的关联与区别。在这些“新论”的“和而不同”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巴金、论述巴金仍有着诸多新的话题和空间，有待于更多研究者的加入和拓展。

书中还收入了我们在合作研究巴金的其他相关文章。当年，在《巴金论稿》结集出版时，这三篇文章因为体例限制没有收入。它们记录着我们最初研究的

思路,有着特殊的个人纪念意义,此次特予以编选。其中,《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我们合作写成的第一篇文章,贾先生帮我们寄给了《文学评论》的王信先生,后经过陈骏涛先生之手,刊发在《文学评论》杂志上。文章虽改成通信形式,但观点基本保留。当时我们还是本科大三级的学生,文章能够在当时学术界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我们为之兴奋,可以想象它对我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所起到的作用。另外,如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考察与梳理,是我们研究巴金的自然延伸,也是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學習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精神的门槛。希望对一个出版社的历史研究,在今天仍能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同时也是表达我们对已经去世的吴朗西先生、柳静女士、毕修勺先生的深切怀念与感激。

一九八五年,我们在《巴金论稿》后记的开篇中这样写道:

“五月,北京西郊万寿寺。昔日的慈禧行宫,今天已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素来静寂的古行宫,在这春意正浓的季节,变得那样活泼。充满朝气的百余位青年研究者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亢奋的、充满创新精神的星期。我们看到了熟悉的、陌生的面容,熟悉的、陌生的名字。比我们年幼的、年长的,都出现在我们面前,从他们那充满活力、富有开拓精神的言谈中,我们感受到一种春天的律动,感受到了一种以研究现代文学而自豪的情绪。‘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一位有成就的青年女研究者充满感情地说。她的情绪感染了参加‘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的每一个人,自然也包括我们。”

时过境迁,时光已经改变了一切。不知参加过那次座谈会的诸多同行,是否还记得当年情景?那种兴奋与新奇,或许早已不复存在了。我们却珍爱这一感受。当把这本《巴金研究论稿》呈献给读者时,其实我们也想把已经淡化了的激动打捞出来,为历史存一份记录,为我们各自新的研究和写作,再添一把薪火。

对于我们,人文探索与历史叙述,依然充满诱惑,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

陈思和 李辉

写于二〇〇八年年底

# 目 录

自序	1
----	---

## 第一部分 巴金论稿

序(贾植芳)	3
小引:一个简短的说明	7
[上篇]	
第一章 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	10
第二章 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33
第三章 巴金与欧美恐怖主义	56
第四章 巴金与法国民主主义	73
第五章 巴金的爱国主义思想	96
[下篇]	
第六章 巴金的文艺思想	110
第七章 巴金创作风格的演变	136
第八章 巴金与俄国文学	160
第九章 巴金与西欧文学	183
第十章 巴金与中国传统文化	208
后记	223

## 第二部分 在写作《巴金论稿》(1979—1985)的日子里

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227
大雪覆盖下的火山	
——论巴金关于工人题材的创作	235
记文化生活出版社	249
贾植芳致陈思和书信(十封)	274
贾植芳致李辉书信(十八封)	284
关于《巴金论稿》写作的通信	305
简要的说明	308
陈思和、李辉往来书信(四十九封)	310

## 第三部分 巴金新论

《随想录》:巴金晚年思想的一个总结	363
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	
——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380
理性透视下的人格	
——读陈思和著《人格的发展——巴金传》	407
望尽天涯路	
——关于巴金思想与精神的历史叙述	414

---

第一部分 巴金论稿

---



## 序

贾植芳

---

我国的巴金研究，几乎和巴金一九二九年开始走上文学创作活动的同时同步。建国以前的二十年内，虽也不乏一些有见地的评介文章，但总的说来，并没有形成一种专题性的研究气氛，多半还停留在随感性的书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以反帝反封建为其总主题的新文学运动在旧社会处在一种受压迫的地位，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和它势不两立，在这个主要的政治障碍面前，不可能形成一支专业化的现代文学研究队伍，更不可能形成一门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建国以后，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我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才正式得到确立，它作为一门专业进入高等院校课堂，这就为造成大批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化研究人才创造了条件，打下了根基。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从此得到了充分的开展，作家作品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巴金的研究，出现了专业化的新气象，这是一大可喜的历史性进步。在五十年代中期前后出现的一些有学术分量的巴金研究论

文,正表现了对现代文学以及作家作品的研究“正规化”的趋向。但好景不长,由于“左”的思潮的旋风越刮越烈,继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文艺界两次大的政治运动之后,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文化学术领域又掀起了所谓“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对于巴金及其作品以至前几年的巴金研究论著,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狂潮,而且延续近两年之久。虽然那是一次只触灵魂不伤及皮肉的批判运动,而且形式上还采取了争鸣的姿态,但那些由小文痞姚文元定了调子的千人一腔的以论代史的文章,和真正的思想分析和美学评价已相去甚为遥远了。历史也真喜欢和人开玩笑,甚至非常无情的玩笑。到了“十年浩劫”时期,中国又出现了第二次“文化围剿”,整个现代文学运动处于被“彻底砸烂”的命运。包括巴金在内的我国大小作家,同遭厄运,无一幸免。当时出现所谓“巴金批判”文章,实质上是一小撮文痞在林彪、“四人帮”的指挥刀下对文艺界实行“打、砸、抢”的具体表现,作家们陷于明人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的“辱之甚于杀之”的绝境,一一被打翻在地。在这样一切学术文艺学科都沦为神学的奴婢的时代,文学实质上也就灭亡了。当时的中国仿佛又步入了欧洲的中世纪,那是一个扼杀一切生机的黑暗历史年代。

历史步履艰难地走到一九七八年,祖国大地日月重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了对长期危害我国社会进步的“左”的思潮和政策的深入批判,马克思主义又以其生气勃勃的真实面貌回到我们生活中来,这就为我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生机,也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亮色,为真正实现双百方针,扫除了故障,打开了长期淤塞的学术研究闸门。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包括巴金研究,开始出现了面目一新的气象,正式形成浓厚的学术研究的空气。近几年来,不仅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巴金的专论专著,而且更可喜的是,在我们学术队伍中,涌现了一批中青年有生力量,开始形成一支专业性的巴金研究队伍,这一景象是空前的。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巴金论稿》,就是两个青年人——陈思和、李辉同志,在新时期巴金研究工作中,经过艰苦的努力,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这本书原来拟名为《巴金前期思想和创作初探》,并非完全出于他们在治学

和做人上的严谨和谦虚,虽然这是他们走上学术道路的基本信条;而主要是表明他们的研究的主题和领域是一些巴金研究工作中尚未触及或尚未深入的方面和内容,这就为这部新著带来了新的生命和信息。

陈思和、李辉两位同志,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招收的第一代大学毕业生。他们早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时期,就在广泛学习中外文史哲著作的基础上,潜心研读巴金全部著译,悉心搜求中外有关巴金研究的论著,他们参与了由我负责编辑的《巴金研究资料专集》、《巴金生活与创作自述》、《巴金评论选集》、《巴金研究在国外》等有关巴金的资料性和研究性的专书的编辑或翻译工作。因此,作为他们研究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特色,是把自己的论题建立在充足的资料基础之上,在吸取和借鉴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开拓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和中心。这就有助于清扫多年来在我国评论界成为风气的以论代史,即从某些抽象概念或一时的主观需要出发,即脱离历史特点又背离作家的思想艺术实际的或褒或贬的抽象空洞的议论和不正之风;其次,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一反我们过去多年来成为文学研究工作的定式的孤立静止地研究作家作品,用程式化、概念化和简单化的方法来代替对复杂的文学现象作深入的思想剖析和美学评价的老例,他们首先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兼及世界的政治社会思潮和文学现象,来观察巴金思想和艺术上的表现,从巴金创作的艺术和艺术实际来分析评价巴金思想艺术特色的形成过程和他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成就与贡献;不仅注意到从巴金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研究巴金的思想艺术,而且注意观察形成作家思想艺术特色的主观因素,或者说,注意到考察作家的主观世界——人生观、文化素养、生活经历、作家个性和气质等,在他的创作过程中的影响和力量,结合内外两方面的诸种因素,分题进行综合或单题研究。因此,也可以说,作者们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前进与突破。马克思说:“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精神。”这句话,适用于学术研究的一切领域和部门。在这里,是没有也不应该有懒汉和懦夫的位置的。这部散发着清新气息的著作所表现出来的学术上的胆识,正是保持了我国老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最可宝贵的思想品质,以及这一优良的历史传统和

风格。

我和他们两位相处既久，又当过他们两位毕业论文（也是收入这个集子内的两个题目）的指导教师。现在他们集腋成裘，又将他们散见于报刊上的有关巴金研究论文，经过认真的校改，整理成一部整体性的专著，我又是他们的第一个读者。现在他们让我写几句话，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欢，我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出这一本年轻人写的书，也正好借机来说说我对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感慨和认识、我的一点私见，是为序。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于复旦大学

# 一个简短的说明

小引

---

仿佛是一个司芬克斯之谜。

三十多年来,或者更长远一些,围绕着作家巴金的评论所引起的一系列争论焦点,始终摇摆两个形象之间:一个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和一个虔诚而充满热情的无政府主义信徒。人们似乎不愿意看到两个形象是存在于同一个巴金身上的,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夸大其中一个形象,而贬低或排斥着另一个形象。这种单一的批评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流行了,有些批评家就因为巴金的信仰问题而拒绝承认他创作中所提供的那么宝贵的财富,他们轻易地把他划为“第三种人”,或者“卑劣的”一帮,以至于引起鲁迅出来辩护:“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建国以后,这种批评方式的两端都有过充分的发展:要么因为巴金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而否定他的全部创作,要么因为巴金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进步因素而回避他的信仰问题,即避而不谈无政

府主义思想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巴金世界观发展中的主要因素。

司芬克斯之谜的谜底只有一个字：人。

这也应该成为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出发点，也是归宿：人，一个具体的人，生活在本世纪上半叶多灾多难的中国社会，接受着各种各样的外来思潮，探索着时隐时现的人生真理的人。巴金曾经抱怨过：“那些人，他们不曾读懂我写的东西，他们不曾了解我的思想，他们不曾知道我的生活，他们从主观的想象中构造成了一个我，就对着这个想象的人的身上放射了明枪暗箭。”虚构一个想象的人，这是主观的、片面的批评方式所常用的武器，不管是褒是贬，其结果总是离开实际状态，离开科学性愈来愈远。

是的，近几年巴金研究中很多领域已经出现了不少新的开拓者，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巴金“这一个”具体的人出发，讨论其世界观与创作之间复杂而富有启发性的客观存在。我们这本书正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来参与这一研究的行列，就巴金前期的思想与创作，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我们这里所指的“前期”，主要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民主革命时期。巴金从五四运动开始接受新思潮，雄步走上了社会。他属于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代作家；呼吸着五四的新空气成长起来，经历了二十年代大革命风暴的考验，成熟于动荡的三十年代与抗日民族战争的烽火之中，而到了四十年代的后半期，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高峰。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间，巴金写下大量的论著与创作，构成了一个外形庞杂、内涵丰富的客观存在。他的前期思想是复杂的。五四新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生吞活剥地吸取西方各种思潮与学说，它留下的后遗症之一，就是各种外来思潮与学说的概念与实体的分家。概念引进了，而作为西方社会的产物的实体，却在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环境下发生了变异，因为这种变异是接受者所不自觉的，所以概念依旧是原有的内容上的概念。这样，就给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从巴金来说，他信仰无政府主义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一个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战士，他的无政府主义显然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不能相提并论；同样，他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然而只要认真读过巴金早期著作的人都会发觉，他